

毆

蠱

燃

犀

錄

序

周官庶氏掌除毒蠱聖人所以重民命也其法一失於列國再湮於秦漢華佗治疾類多蠱證又故秘其術不輕授人而造蠱者遂盛行於世如漢季之張角明之唐賽兒徐鴻儒其尤著者也顧或謂張角諸人乃以妖術惑眾奚知其爲蠱耶不知妖術惑眾毒蠱亦能惑眾也泛言之則爲妖術切言之則爲毒蠱也毒蠱隱形似鬼神變亂人之元氣妖術能外是乎是妖術卽毒蠱也知妖術卽毒蠱而治

法可施矣知治蠱之法卽降妖之法而法愈無窮矣蓋毒蠱以害人爲喜以盜財爲能金蠶藥思天生之毒蠱也而妖人所造之蠱其種類尤繁後世人心愈漓爲術愈巧始猶盛於南徼近則延及中華考之古今方書俱有附載而人多習焉而不察光緒丁丑有妖人剪楮爲兵截人襟袖及髮或以五色印人肌肉南北喧傳咸以爲異余謂此乃中毒耳遇病者投以試蠱之法輒驗遂按周官庶氏所掌施之無不立效而人猶未之深信也迨施治日久痊者漸

多遠邇之求方者益眾余恐力不暇給爰次其治法著於
篇顏之以歐盪燃犀錄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此其小
道之可觀者耶余雖爲之而弗泥或不見異於君子卽以
是傳諸世人質諸博雅亦庶幾不謂無稽之言而諒余濟
世之苦心也夫

光緒十九年仲秋之月燃犀道人書

歐盪燃犀錄凡例

一 醫本小道開卷引用經史以冀取信僑者非敢妄
爲附會

一 伏讀

御纂周易周禮諸書發明盪字之義與治盪之法極爲精
確敬錄

御案與經文並重一尊經一崇

聖也

一證治采自方書俚俗在所不免志存救世不徒工
文識者諒之

一歐盪隨方土所宜各有能者故不喜引用成方譬
之詩文錄舊卽非佳作呪語亦然至於藥性針灸
諸穴自有專書茲不復衍

一此錄原爲治病而作工妖術而不害人卽可相安
區區之意只在救人非尋釁也

一術士專恃符籙往往不靈此則純用藥物人人可

解且經典煌煌無須秘之

一 目覩災黎不忍袖手摘奸發覆勢所必至妖人本自理屈余遂不憚詞煩諒非察見淵魚之比

一 此錄注意在教匪之紙人紙馬卽是造蠱之術苦心研究全從閱歷得來惜古人未有明言恐拘墟者疑爲杜撰

一 醫案中字字皆實方能取信人勿疑爲弄筆炫奇幸甚幸甚

一說部中志奇志怪每有毒蠱而訛爲鬼狐卷末即人所習見者辨論數條采取未博不無挂漏

一近時獠犬甚多實爲毒風所感經驗良方載之附錄

歐蠱燃犀錄目錄

原蠱

避蠱

驗蠱

蠱證

蠱脈

治蠱

蠱案

論盡

附錄

歐盦燃犀錄

燃犀道人著

原盦

三三三 巽下
艮上

盦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王爾註盦者有事而待能之時也可以有爲其在此時
矣

孔穎達正義盦者有爲之時拔拯危難有事待能之時

者物既盡壞須有事營爲所作之事非賢能不可

朱子本義盡壞極而有事也盡壞之極亂當復治

御纂周易述義卦自泰變乾變巽而弱坤變艮而止不能
事事故泰壞而成盡今欲治之必反其道巽復乾艮綜震
故元亨用乾也健以起其弱也利涉大川用震也動以振
其止也先甲後甲兼用乾震也甲乾也乾納甲也先甲三
日先乾三卦也先乾三卦爲震後乾三卦爲艮艮陽終則
震陽始乾行不息也任天下之事者用其震動以符乾行

盡變異止之習則無蠱矣

敬按此論蠱卦之義與治蠱之道極爲精確用其
震動以符乾行良相以之治國良醫以之治病其
理同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朱子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
乃治己治人之道也

御纂周易述義風之在天上與地上水上者皆行而無阻

山下有風則爲山所阻旋轉而不暢蟲者風之族也故風字從蟲風鬱則山木滯淫而蟲生蠱之象也飭蠱之君子以之振起其民養育其德民不振則風俗眚窳而有蠱振民者取風在下而振動山木之象德不育則人心惑亂而有蠱育德者取山在上而涵育風氣之象夫蠱之時百度未舉而獨先民德聖人施爲氣象亦可見矣

蘇氏易傳云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寔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之蠱序卦

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而昧者乃以事爲蠱則失之矣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蠱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君子見蠱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

按此發明蠱卦之義尤爲盡致然則因病服藥幹蠱

之方也諱疾忌醫裕蠱之道也蠱成不治悔無及矣
周禮秋官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庶讀如藁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劉
氏彝曰毒蠱病人非一種僅下士主之者蓋掌其方書
治禁之法

御案害人之物莫酷於猛獸故首冥氏以攫噬莫之能避
也蠱毒次之其發較遲而死傷則一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毒蠱蠱物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攻之謂燠之鄭司農云禴除也賈氏公彥曰攻說禴之去其神嘉草攻之去其身鄭氏鍔曰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皆謂其腐壞也毒物能腐壞人之心腑故謂之蠱大祝六祈有攻說皆以辭責神也此曰攻曰說又曰禴非六祈之所謂禴當讀如潰癰之潰謂以辭責之使其毒潰散

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爲之又校次之劉氏彝曰凡毆蠱者隨其方土之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則令毆之己乃比其優劣

御案此官僅下士一人故人有能毆蠱者則令之而比次其術之高下

禮記月令大雩旁磔

註磔攘也厲鬼爲蠱將出害人旁磔於四方之門桂氏

曰風動蟲生故磔狗止風以禦蠱

左傳成公十一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
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
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
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
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
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

按晉侯夢見之鬼非必出於趙氏乃平素所爲過當
元氣旣衰蠱鬼乘之託言趙氏所謂心虛生暗鬼也
今世此證甚多十三鬼穴皆其所伏不獨膏盲也

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
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按晉侯乃晦淫惑疾非中蠱也故曰如蠱余常謂中
蠱則惑矣而惑於讒言惑於女色則心昏志亂倒行
逆施如中蠱然故凡暗中害人曰下蠱損人利己曰

報蠱攝取財物曰蠱盜挑唆起事曰蠱動皆此義也
中蠱則惑惑字亦有兩義其引爲同類結爲死黨亦
可云惑初非害之迫至謀逆不成聚而殲旃則其被
害更酷尙不如中蠱者之猶能施治也

史記封禪書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
按伏祠卽取暑伏可以伏鬼之義

通鑑輯覽漢武帝征和二年巫蠱事起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變幻無

所不爲帝嘗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
不平遂苦忽忽善忘

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撲蠱鍾以
桃印以施門戶先臘一日大儺逐疫黃門唱佞子和曰窮
奇騰根共食蠱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
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

正字通郝敬曰彌牟禦止塗抹之義博雅樸大也粹也
廣韻鍾當也

按葷菜卽大蒜能殺蠱今人猶混用之

說文蠱腹中蟲也臬桀死之鬼亦爲蠱

段氏曰中蟲皆讀去聲蠱食物也亦作蚰腹中蟲者謂腹內中蟲食之毒也臬當作鳥隰之借字也桀者磔之古字也

後漢書華佗嘗行道見有病噎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漉蠶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謂曰客

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容進顧視壁上懸蛇以十數
乃知其奇

按萍水上浮萍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蒜蓋酸能伏蟲
辛能殺蟲故皆治之

南史李道念病已五年丞相褚澄診之曰非冷非熱取蒜
一升煮食吐出一物涎裏視之乃雞雛翅足俱全澄曰未
盡也更吐之凡十二枚而愈

按此亦中毒蒜能吐蟲故效謂食白淪雞子所致恐

未確

魏書靈徵志太和元年五月有狐魅截人髮熙平二年自春京師有狐魅截人髮人相驚恐至六月靈太后召諸截髮者鞭之於千秋門外

按截髮卽蠱所爲捕之無踪故訛爲狐魅召而鞭之亂政也人生此時不幸甚矣隨園隨筆未解其故以隨園之博識而猶未解宜世人之有言不信也至謂有蠶蛾喫人百十乃正始二年事連類記之隨園偶

悞耳

北齊書武平四年正月有狐媚多截人髮

通鑑輯覽隋文帝十八年五月禁畜猫鬼蠱毒壓魅野道者

獨孤后之弟延州刺史隋有婢事猫鬼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意隋所爲令高頴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隋夫婦皆賜死后爲之請於是免隋死詔自今有犯者投囚裔

獨孤隨傳隨婢徐阿尼本從隨母家來常事貓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貓鬼每殺人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隨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隨因謂尼曰可令貓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居數日貓鬼向素家隨又於園中謂尼曰可令貓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貓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

青若被牽曳者云猶鬼已至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貓
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隨得罪乃詔誅被
訟行猶鬼家

隋書志江南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
日聚百種蠱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
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
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
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焉

平寶謂之爲鬼自侯景亂後蠱家多絕旣無主人故飛游道路中之則殞焉

楊慎云此俗移於滇中每遇亥夜則蟲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照詩所謂吹蠱痛行暉也嘗親見之

按畜蠱不獨江南亦不止移於滇中南省苗蠻皆畜之今北方亦有能者山左尤多

宋史太祖紀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蠱者三百二十六家於縣之僻處不得復齒於鄉

宋史竇貞固傳少時中蠱若贅在喉中常顛闕及爲相因
犬吐有物類蜥蜴落銀盤中

按此知蠱毒害人有速有遲不皆致死故可治也

宋史五行志建炎二年天雨紙錢於管中厚盈寸明日與
金人戰城下敗績

按明史稿五行志從宋史例謂天雨紙錢爲金之妖
主旱主訛言不知妖人放蠱其術宜晴卽用此以反
風止雨故多旱民間驚恐故多訛言光緒三年亢旱

喧傳妖人剪髮每逢欲雨往往落下紙錢卽止或於
雨後拾得之大如車輪小如鷺眼遇病蠱者投以敗
鼓皮於亥時問之自云以紙錢爲寶及擒獲紙人果
挾紙錢故知之

元史韓林兒藥城人也以白蓮教燒香惑眾其父名山童
與潁州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等謀起兵官捕山
童殺之子林兒逃入武安山中聚眾十餘萬據亳州國號
宋改元龍鳳元兵來伐敗走安豐明祖挾還金陵三年殂

按此則白蓮教之名元時已著與山童同時又有僧瑩玉以妖術與徐壽輝鄒普勝倪文俊等作亂

通鑑明永樂十八年三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賽兒自稱佛母知成敗得石函中妖書寶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鬪衣食財物隨所須以術運致

按古今以妖術惑眾者每云知成敗能禍福人如置盆照水卽見人禍福事成敗之類皆詐也蓋謂人將有禍卽以蠱禍之禍果至謂己能轉禍爲福卽呼蠱

去禍果已謂人事有成卽以蠱成之謂人事必敗卽以蠱敗之至於運致財物卽蠱盜之術也役使鬼神卽隱形之法也嗚呼教匪以妖術愚人終歸於敗而不知己爲天下之至愚也吾願世人皆知其愚不爲脅從教匪且自悔其愚而不爲禍首矣

明大事記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馬祖剪楮爲兵以駭眾民間多懸籛籛籛籛四字以厭之

按此符已載字典

通鑑輯覽天啟二年五月山東白蓮教徐鴻儒作亂

鴻儒鉅野人遷鄆城萬曆末以白蓮教惑眾深州王森云得狐傳以狐尾招人聞異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森死其子好賢有異志結徐鴻儒鴻儒敗森走薊州又挈家南走至揚州事露就擒

按蠱毒亦香王森自云得狐傳篝狐故智也嘗治初中蠱者取出未及消化之毒丸聞有異香如鴉片烟故知之

刑律凡造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令者斬造畜者財產入官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並流二千里安置若以蠱毒毒同居人其被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孫不知造蠱情者不坐告獲者官給賞銀二十兩

按蠱律甚嚴而世人不察宜乎蠱毒之盛行也律例輯註云蠱甚多有蛇蠱鵝蠱小兒蠱金蠶蠱等名以蠱毒人刻期必死有期在數年之後者惟金蠶最毒洗冤錄云蠱能隱形似鬼神其毒不一皆變亂元氣

金蠶一名食錦蟲屈如指環食故緋帛錦如蠶之食
葉取其糞置飲食中毒人人卽死蠶得所欲則日置
他財使人暴富然遣之極難水火兵刃都不能害必
倍其所致金銀錦物置蠶於中投之路旁人偶收之
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又有藥思蠶狀似竈雞蟲如
蠶豆大能變幻作小孩形遣嫁之法彷彿金蠶此外
又有十二時蠶出南海如蜥蜴一日一夜隨十二時
變其色乍赤乍黃傷人立死至於牛皮蠶犁頭蠶石

頭蠱席篋蠱針蠱鼠蠱蝦蟇蠱泥鰍蠱癩蠱腫蠱疔
蠱以毒物合成之蠱種類尤繁難以枚舉或謂之放
害神亦謂挑生毒蠱爲鬼毒故或謂之蟲鬼苗人多
能之故又謂之猫鬼干寶卽謂之爲鬼亦宜然則白
蓮教之紙人紙馬實藉人之元氣以養成但目爲妖
術猶泛也直謂之紙人蠱焉可也

避蠱

山海經南山經青邱之山有獸如狐而九尾食者不蠱
註不蠱令人不逢妖邪之類或曰蠱蠱毒

按蠱亦妖邪也非兩義

尚谿織志蠱祟有神夜出攝死者之魂光如曳筭流入人
家當知防禦畜蠱之家其居必深覺之爲女字坐則其蠱
不靈

易簡方如入蠱鄉飲食潛於初下筮時收藏一片在手儘

食無妨少頃却將所藏之物理於人行十字路下則蠱反
向共家作鬧或食時讓主人先下筯或明問主人云莫有
蠱否以筯築桌而後食則蠱不能爲害

按以筯築桌呪日茶請神降臨唵嘛呢叭吽則蠱不
爲害此呪並載瘟疫彙編極簡便畜蠱者多供瘟神
避蠱與避瘟固無殊也

驗方新編將食時自帶大蒜食有蠱必當場吐出不吐則
死主人畏累則不敢下蠱又葶薺不拘多少晒乾爲末每

早空心白湯調下二錢入蠱家無害此神方也

按良醫治未病不治已病故備載避蠱諸方然此皆
避飲食之蠱今之放蠱奇妙莫測古則人入蠱家方
能爲害今則蠱入人家卽能爲害但依古方無濟也
或用庚蒿懸之庭戶或用朱砂雄黃預知子大劑佩
之衣襟納之枕中或擇執日除日用避瘟丹於室內
燻之惟帶薄荷油一瓶最爲捷便尤不如保養精神
以固元氣爲避蠱要術也至於符呪本於攻說非誠

不靈胡文忠公云思之思之金石可開鬼神可通此
乃誠字真訣也然非人人所能且世間符呪傳抄多
訛亦欠雅馴故不詳載

驗蠱

夏子益奇疾方云人頭面上有光他人手近之如火熾者此中蠱也

按金蠶飛行有光凡蠱皆然卽今世之紙人飛行亦往往放光

東醫寶鑑令病人朝起取井華水唾水中唾如柱腳直下沈者是蠱浮者非蠱入蠱鄉見人家門限屋梁無灰塵蛛網者必畜蠱遇飲食以犀角攪之白沫竦起者是蠱也又

煮一雞卵去皮日夕含口中勿令破夜吐出着露中朝看
色大青者是蠱也

按室中潔淨乃蠱死之鬼爲之拂拭此驗畜蠱之法
非所論於中蠱之家也

醫書滙參令病者含黑豆豆脹皮脫者是蠱食白礬不酸
澁者是蠱

驗方新編一覺腹不快卽以生黃豆或生綠豆食之入口
不腥者中蠱也又以炙甘草一寸嚼之嚥汁若中蠱者隨

卽吐出不吐出者非蠱或煮一雞蛋插銀器於內含入口約一時許取出蛋銀俱黑者卽是蠱也

按中蠱頂心有紅髮疔毒有紅髮獬狗傷有紅髮亦一驗也宜拔去之凡驗法俱宜勿令病者知知則不應久病往往不應蓋由病者旁觀竊聽若爲不知而實已知之也

蠱證

千金方凡中蠱心悶腹痛面目青黃或吐唾鮮血或下膿血或大便黑如漆或堅或溼或薄或微赤病人所食之物皆化爲蟲侵蝕臟腑盡則死急者倉猝緩者延引歲月死後病氣流注染着旁人謂之蠱疰

東醫寶鑑中蠱者面色青黃是蛇蠱面色赤黃是蜥蜴蠱面色青白腹內脹滿吐出成科斗形者是蝦蟆蠱面色多青吐出成蛻螂形者是蛻螂蠱

醫書滙參中蠱毒心腹絞痛如有物嚼或吐下血如爛肉
或好臥暗室不欲光明或心性反常乍嘔乍喜或四肢攙
重百節痠疼或乍寒乍熱身體習習如痺胸中滿悶或頭
痛或吐逆不定或咽中如茅刺甚者十指俱黑

驗方新編凡中生蛇蠱腹痛吐瀉皮內有物堅實夜臥以
手按之則腹內有物跳動心煩涎溢得食肉則止或移入
脇下或跳心上時有時無年深作咬則通身發熱如有髮
刺蟻咬夜間更甚其蛇無形亦無數此乃蠱家之外蛇從

風而至者也中陰蛇蠱吐瀉腹脹口腥一日常赤頭面上
筋起如蟲行蚓行或耳鼻內如蟲行服解毒藥毒重則糞
黑輕則糞藍兼癩蠱則人多昏憤兼腫蠱則一耳常塞一
耳少厚中癩蠱心昏頭眩笑罵無常或飲酒毒發忿怒凶
狠不可制中腫蠱腹大肚鳴未服藥如在臟外鳴服解藥
則在臟內鳴疝蠱者匪人謂之放蛋又謂之放蜂端午日
取各樣毒蟲頭髮等物研末其人常刻一小五瘟神卽以
毒末供之每借飲食害人亦有放在路上踏著則飛入人

身粘於臟腑毒氣上衝則耳鼻內如有蟲行日久靜坐髮內如有蟻咬以手搓之則無或夜臥面上如蝨行口角如髮纏或肉忽跳動一手一足麻極未有不疑爲風證者也蓋毒氣行於周身到處卽如蟲咬非眞蟲也毒入既深周身如蟲行頂心髮涼極如有蟲出入肉內此時蠱家所毒之冤魂與其陰蛇陰蠱隨而附之病者如聞飛集之聲旁人聞當風更甚周身如麻布通風或唇掀或手足指扯開加以聞香則面起紫泡並見白濁蟲生於內則眞有蟲

矣中害神則額焦口腥神昏性燥目見邪鬼形耳聞邪鬼聲如犯大罪如見惡役持練來捕如有健卒持刀追趕常思自盡皆其證也

接近時人心愈薄爲術愈巧則放蠱愈奇教匪剪紙爲人卽用以放蠱各帶毒物而羊毛席茂爲最要飛行變化潛入人家乘虛爲害或因人飲食隨其呼吸而入或從耳鼻入或從毛孔入不盡翦髮打印也既入人身據爲巢穴一切毒物以類相聚教匪家之紙

人亦相引而來或伏經絡或伏臟腑或伏膏盲問其所苦與中蠱一轍更多怪異或門窗無故自開或器皿無故自動或衣服無故翻轉或財物無故聚散或食少甚至三四十日不食以蠱鬼與之食也或食多一人兼數人之食以蠱鬼代其食也怪怪奇奇莫可殫述且各因病者性之所近變證百出不止時哭時笑一例瘋癲也毒既大發卽不欲生或自戕或投井而自縊者尤多所以太平御覽蟲部有縊女之名也

蠱脈

東醫寶鑑凡中蠱毒脈類釵股又脈浮洪而疾者生微細者死洪大而遲者生微細而數者死

驗方新編中蠱之脈多係陽分盛蓋蠱家毒物皆於端午日製之乘陽氣極盛之時以製蠱故中其毒者脈皆強旺所以利用涼清之劑也迨至六脈和平則愈矣

按此皆論其初病之脈日久則變故診蠱必察其平素之元氣盛衰當時之毒氣輕重中蠱之爲時久暫

方爲定論

治蠱

鐵圍山叢談金蠱毒始黔中及湖廣閩粵多有嘗見福清縣有訟金蠱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蠱畏蝟蝟入其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罅必擒出之果然

本草綱目人中蠱毒欲知蠱主姓名取敗鼓皮焙焦爲末調服一錢酒引尤妙須臾病人自呼蠱主姓名令取蠱去卽愈又白蘘荷葉密安病人臥席下病者自呼蠱主姓名

凡用此勿令病者知知之則不效

按敗鼓皮久服最妙不但能呼蠱主姓名韓文公云
敗鼓之皮醫師之良也夫兩軍對壘一鼓作氣而援
桴者之精神注於鼓皮皆合震動之義故爲歐蠱良
藥柳柳州種白蘘荷詩云庶氏有嘉草攻禘事久泯
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本草云葉似甘蕉根似薑
可以爲菹南北皆有之並能治瘟余臆是俗名地瘤
之類未敢自信徧詢無知者錄之以俟博識

尚谿織志有中蠱而臥病者燒病人所臥之簀則病者能
自言下蠱爲何人

范石湖集蠱毒在上則服升麻以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以
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

按此方治初病極效藥必用至兩許輕則無濟陳修
園謂鬱金爲藥中惡劣下品庸醫每喜用之不知鬱
金實爲治蠱要藥謂人爲庸適自形其庸已

驗方新編初中蠱在膈上者用歸魂散吐之白礬建茶各

一兩爲細末每服五錢新汲水調下頓服一時久當吐出
各色毒物用火焚之則反着放蠱之人死矣

按此說甚奇然多驗所謂害人如害己也

東坡雄黃丸治蠱毒雄黃明礬各等分端午合研細溶
黃蠟和丸梧子大每服七丸默念藥王菩薩七遍或云藥王
萬福白湯送下

按蠱爲熱毒不宜用熱藥巴豆尤不可用亦不宜輕
用補藥惟以散毒殺蟲安神驅鬼爲要散毒如藜本

升麻紫蘇薄荷菊花白芷之類殺蟲如雄黃朱砂白
礬鬱金菖蒲金銀花預知子訶子雷丸之類安神如
黃精百合沙參茯神降香犀角之類驅鬼如庚青蒿
山甲珠鬼箭鬼白之類初中毒宜吐如胡荽大蒜土
常山馬兜鈴之類行旅倉卒頭垢吐蠱尤捷日久不
愈或悞服他藥以致變證歧出則治藥非治蠱矣或
元氣不支不得不加補藥以扶正除邪參芪歸芍勢
在必須則善後之事也但此證最爲纏綿難解前人

云蠱毒入心如油入麵終身擺脫不去不治固多死
傷治之雖難或不至死人之壽夭各有定數妖人實
不能探其算也常譬人如樹樹有空虛之處蟲蟻入
而居之或去或留不過添一病處而於樹之生死無
關也世人勿畏其難斯蠱可敗矣

光緒三年傳抄藥方藁本銀花朱砂訶子獨頭蒜

按此方用意極妙藁本能治百六十種鬼風毒症故
以爲君大蒜最能殺蠱故以爲使不著分兩以備視

毒之輕重加減中毒重者藥必用至兩許方效惜世人用不過錢一杯水烏能救一車薪之火哉嘗製一方黃精百合菖蒲銀花鬱金白礬降香山甲庚蒿茯神預知子敗鼓皮朱砂雄黃訶子肉因證加減名之曰鎮心歐蠱湯施以吐下之後毒仍不淨服此最妙中蠱日久爲痰血所裹鬼氣據爲巢穴非山甲不能直達病所也方中惟預知子庚青蒿最爲難得預知子一名聖知子出川中藥肆多未備青蒿到處有之

惟伏內庚日採者可以伏鬼肆中售者多雜蒿不堪
用如無此藥去之亦可取效補藥中惟黃精能殺蟲
仙家以爲芝草之類華佗傳名爲青麩別傳云一名
地節一名黃芝其實卽黃精也佗秘其術不輕示人
故鮮知者宜其卒以賈禍也治蠱用雷火桃木針亦
妙或按穴或隨其患處針之呪載景岳全書但易其
百病消除萬病消滅爲針蠱蠱死針鬼鬼絕卽是切
題佳文用蕪艾隔蒜灸之亦妙宜灸鬼哭穴及乳後

三寸肺俞三里均百壯而膏盲尤爲要穴孫真人云
醫緩未諳此穴故晉侯之病不治如得此穴隔蒜灸
之或百壯或五百壯二豎子不難毆也余仿此兼取
震以治蠱之義以絳囊尺餘實以雄黃築堅縛緊按
膏盲穴震之或隨其患處震之數計十萬時須年月
震動周身蠱不能居亦良法也針十三鬼穴亦妙但
鬼藏一穴男在會陰女在玉門頭爲溺孔之上端與
男不同故全穴施針最難余易以薄荷油點法較捷

且病家自能爲之薄荷油藥力猛烈最能殺蟲透入
肌膚無微不入故宜序點之取效極速隨其患處點
之亦可又不獨按穴乃神也灸灼成瘡點之更妙古
人用薄荷水遜此遠矣或用殺蟲諸藥加透骨草拌
麩和醋炒鍋炒熱布包更換隨處熨之亦效又羊毛
瘟古無此證至明萬厯間始有之用蕎麥麵搓之羊
毛自落說見瘟疫彙編寄園寄所寄伏讀

御纂醫宗金鑑中備載羊毛疔一證謂肺主皮毛風寒入內

鬱而爲熱清虛之府變爲穢濁之區而毛其生矣有
五色者有長至丈者治法投以五味消毒飲卽用青
布包雄黃末蘸熱燒酒擦前後心先擦大圈後擦小
圈擦前心則羊毛奔至後心擦後心則奔至前心反
覆擦之羊毛乃出掘坑埋之敬按此法屢試屢驗其
證頭痛發熱心煩欲吐昏迷不省人事甚至牙關緊
閉不必皆有紅黑斑點也且有擦出各色雜物者不
獨羊毛也蠱之性如蟻凡物皆拖入人身徧塞經絡

以及臟腑非治之不出也或云羊毛何以能奔不知此奔字形容盡致蓋羊毛乃毒氣化生見藥知避奔行最速引伸其義不獨奔前奔後卽上下左右無處不奔而施治之法亦可無處不擦之也近世妖人合成蠱毒多以羊毛裹之蓋羊毛有毒卽羊過水有人隨之過者必中毒作癢可知也且凡毒物皆奔又不獨羊毛也當此蠱毒盛行隨風變幻人感風邪毒以類化非蠱而亦可以治蠱之法施之是蠱而亦可以

治羊毛疔之法施之也且無論內治外治必力足而後效如灸擦搓熨諸法病者云心煩卽是中病切勿遽止致令蠱覺再施不靈也

蠱案

嘗治一人被剪髮一縷當時撲獲紙人側形持刀焚之仍覺煩悶求診囑令口含黑豆一粒少頃皮自迸脫卽以歸魂散吐之吐出羊毛爛紙等物兼有黑星子詳諦之乃蠱毒丸也或塊或片皆以羊毛團之復有麻繩寸許一頭結一頭散上粘乾蟲無數如小蛆因憶竇太史外科載造蠱一條云奸人於端午日取毒蟲精液合成針蠱針皆無孔卽其親屬有願養蠱

者以毒入飲食中日久腹內生蟲居於心肺蝕其臟
腑苦楚難堪惟飲百沸湯少安迨其人死蟲從七竅
出死者心肺如蜂房入火不焚取蟲陰乾合成毒蠱
行以害人蟲入人腹得血卽活蓋卽此也遂投以解
毒之品加以養正之方調理得愈

一 人身被藍印自以穢布拭之其色已落仍覺未快
復來求診余曰毒未除也囑令嘗白礬味甜不澁嚼
甘草蘸汁有羊毛自喉間迎出遂以甘草三兩生薑

四兩濃煎服之外以避瘟丹燻之毒解神清而愈

一人被割衣襟一縷當時撲獲紙人一箇來求醫與以胆礬二錢茶水冷服吐之吐出紙毬十餘枚拾置新磚上俟半乾展視之皆紙人也蓋紙人飛則展開落則團伏各帶羊毛席篾有挾紙錢者病仍未減至晚爲灸鬼哭穴縛定病者兩手指去甲分許騎縫隔蒜灸之病者欲哭終灼之卽頓醒覺耳中熱氣全湧有物飛出直撲窗間幸窗間施以重簾塗以雄黃

懸以庚蒿不得卽出撲獲之乃以血點紙僧高五寸許血爲活色凡人之血點於紙上淡則黃濃則黑不能如此鮮紅也另有紙劍一枚血點七星紙胡蘆兩箇以髮繫之內有沙土一撮塵尾一柄以羊毛爲之隨卽拘入瓶中鎮以雄黃蠟紙封口俟夜靜於十字路口掘深坑埋之取車馬往來震以治蠱之義而病仍未減余日毒未盡也再灸乳後三寸穴百壯通身大汗沙土羊毛隨之以出肋下又出爛紙一團隨見

紅紫斑點一片余曰毒深矣聞之紙人有雄有雌其必有雌伏乎爲製敗鼓皮三錢以酒爲引夜間自呼其名爲白蓮教某人之妻久挾妖術害人曾經官捕無左證未離法網不幸敗死於此悔無及矣再治之更獲一女象紙人而愈如其言密訪之果然

一小兒尙未留髮頭上似有燒痕一片卽覺昏迷來求診余曰是亦中蠱也內服解藥外以菖蒲雄黃大蒜重劑煎湯洗之身上迸出麻繩寸許者無數不卽

醫道文庫
毀之轉瞬遂杳此兒今已成入矣

一人被截髮求診與以解毒之方并囑以青布包雄
黃末加山甲皂角末蘸熱燒酒擦之擦出羊毛無數
耳目中皆有羊毛團迸出再灸乳後三寸穴卽有小
蟲彎環色如薑汁從毛孔出又有如鼻涕成條者乃
大蟲已死其皮殼從大便出其精液仍從毛孔出故
如鼻涕也蟲形彎環故知其毒中有金蠶糞蓋形以
類成也再爲灸之被截髮端出膿而愈

一人被剪髮家多怪異嘗見巨蛇卽之則杳因來求
診囑令先服敗鼓皮一日病者臄上腫起如桃以薄
荷油點之病者大言曰汝漢教甚是利害竟能制我
復與雄黃酒擦法擦出火石碎塊無數守者以紙包
之持求余驗行至滋河灘中遂隔紙飛去止留一塊
其家求醫不誠無從深治至今其人無恙癡呆而已
蓋毒蠱已結巢穴伏而不動故似無恙也

一人煩悶似中毒求診余曰可治病者忽大言曰汝

不能制我余笑應之曰孽蟲何敢乃爾卽汝等教主
我亦能制之余卽舉手作欲擊狀病者覺心中如有
石墜霍然頓醒問及前言乃茫然囑令以薄荷油點
十三鬼穴并點巨關乳後三寸肺俞膏肓諸穴點訖
且加紅靈丹等物雜治之病者復昏不知人又大言
曰我去我去汝不放我奈何又加點之從衣襟下獲
一紙人而愈

一山西賈人十五六歲在北蘇鎮獨見一乞丐逼近

己身急趨避之趕至厨內強以羊毛塞口中遂病來
求診囑令先服敗鼓皮至晚自呼爲晉州人其主人
胆小因而不治

一人未經剪髮一日自來求診問所苦則常行入井
不須人救昏迷之中仍出井外再問之則口中常吐
麻團腹中覺有病塊余知其元氣未衰不至諱疾易
治也與以解蠱之方十數劑而愈

一人被割鞵底初不知也病作求診詢其由乃知之

與升麻一兩吐出磚瓦灰土碎塊無數再吐葱鬚一團因憶方書所載一人肋下腫起如桃服升麻瀉葱一株根鬚全具卽此類也復爲灸膏盲百壯倏有一物飛撲窗隙礙簾而止獲之乃紙人其形短小精悍血點雙目甚工如法拘之至晚病者覺枕中有異拆而視之搜得紙毬如豆二三枚展之皆紙人也夜間又覺有物飛起上觸承塵簌簌然至曉爲余訴之遂授以燻藥嚴閉門窗施以重簾燻久之啟扉搜檢於

鼠穴中得紙人無數皆死矣病者遂愈每獲紙人以
雄黃絳囊震之呪曰震天天開震地地裂震蠱蠱死
震鬼鬼絕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往往見血震
之無血故知其死

一人見門首有募化者云濟南僧施以米謂之曰近
來妖幻甚多汝等異服人宜遠避僧作指點而去歸
卽病作求余診投以解藥病者夢見紅鞵僧來乞食
隨閉戶以禦之醒言其異余曰元氣已固邪不能侵

試搜之牀下得一紙僧血點雙足宛然如所夢按法
治之得痊故凡雲遊僧道醫卜星相來路不明之人
均宜嚴防作怪而詐稱逃荒者尤屬可惡是則爲民
上者之責也良醫不得過而問之

一人病蠱屢治屢效一夜忽大言曰我十八名高第
弟子盡敗於此特來相會病家急延余至此之曰汝
來亦無能爲也將擒汝矣倏有一物將燈撲滅勢欲
遁觸窗櫺鏗然其聲甚厲適持燭至見一紙人高尺

餘倚窗而立血點雙睛眈眈視人如法拘之病者從
此遂安俗傳白蓮教剪紙爲人一寸變象一尺一尺
卽變一丈此物變象殊覺駭然

一秀才爲人訓蒙師適游學者出取茶飲之覺有沙
土入咽遂生煩悶其主人用我法以石榴皮煎濃湯
令頓服之得吐而愈迨詢其主人見異物否曰吐一
毡片已棄之矣余笑曰非毡片乃紙人所挾羊毛也
其毒恐未淨後復詢之云一腿常腫按之作沙土聲

囑以常服解毒之藥卽愈矣今未知何如

一小兒常見室中有烏覓之不得問於余囑令門窗
悉罩以網復以庚蒿燻之倏有物飛起挂網而止乃
一紙烏撕紙作翅捻紙作頸紙尖作喙血點作目燈
烟作色以烈火焚之遂寂然蓋庚蒿可爲燻藥亦可
單服能療奇疾而於財無損最宜貧者

一人病蠱授以解藥服之日入夢見二豎子雄雌各
一旁一豎子稱之爲哥嫂云此處不可居矣盍歸乎

遂檢其家具以袋裝之將去其雌語病者曰居此久
情頗洽今去盍相送病者許之行至外室畏余不敢
從戶出擬從窗間出病者曰我不能其雌曰試爲之
上攀窗櫺於袋中取刀一柄割窗紙如矩上下左右
皆隔空爲之伸足卽出病者從之微覺窗櫺有刺傷
脇下送至大門不敢出繞至別院始得出路遇村人
往來皆識之至村口其雌曰請勿遠送宜速歸歸而
遂醒脇下猶作痛也以爲異爲余述之余曰蠱眞去

矣試驗之窗紙果有裂痕如矩式橘果有芒刺橘上
紙且有瓜痕宛然如所夢詢之村人所見皆實次日
病者聽屋上蹶然有足音訴於余曰須防之至晚病
者復迷卽以薄荷油點之點至肋下病者作哀求狀
曰我誤信伯父言學白蓮教害人已隨哥嫂去失一
葫蘆寶物也不忍舍之來取竟被擒頭痛不可忍其
死於此乎聆其音似冀州人兼京腔隨獲一紙人頭
腦皆裂猶帶薄荷油味云

一人病蠱服敗鼓皮聞二豎子相語如在樓上下者
一呼曰去去一答曰否否爲余訴之余曰藥力不及
也加其劑適值雷作從病者上星震落一紙人帶一
丸羊毛裹之嗅之有異香上星卽鬼信也蠱伏此穴
往來與眾蠱報信至夜半病者恍惚中見一巨人背
負一小兒曰去去病者心知其異遂強起力撲之果
獲紙人如所見猶嘖嘖作聲弁如法毀之

一人倏見一被髮人貌極凶惡覺不快求診授以燻

劑果獲之乃紙人女象其被髮亦以紙縷爲之滿面
血痕殊駭人目又見一小兒跳躍入病者耳中取出
視之亦紙人病遂痊

一人病蠱內服解藥外用點法臄上忽然腫起欲成
瘡余曰非瘡也再點之復以雷火針針之隨有物飛
撲窗間旁一貓極肥壯躍而攫之獲一雀食之食訖
復於窗隙爪探一物舉而嗅之奪視乃一紙毬展之
人也血畫滿面象極凶悍乃悟貓能殺蠱故降之然

非壯不能此後病者仍覺心中蠕動囑以雄黃絳囊
震其背迸出一巨蛹而愈按蛹能化蝶此證往往於
室中見蝶如鬼祟卽此物也亦有以紙剪成者華陀
外傳治出針碁黃雀等物明是毒蠱乃秘不肯言終
於無後世人復尤而效之何也

一病蠱者服敗鼓皮等藥見二豎獲其一乃夾布人
雌象側形極刁悍懷抱小兒以針綴之一手以針爲
指以絳囊震之頭裂血出復震之胸裂心出審視乃

以芝麻一粒爲之猶帶血也加其劑用黃酒引至夜
靜問之自呼爲某處人某名自某年來甚悉又云在
廟後住或在樓上余曰心爲神廟心包也樓髑髏也
加引經藥再飲之次日病者覺有物入袖中刺脇下
作痛取出之亦一夾布人雄象以針作指震之亦見
血因憶三岡識略載明季南方有紙狐夜入人家抓
小兒撲獲之乃以針爲爪亦此物也再加劑且灸之
病者變聲大言曰我傻誤聽哥嫂言學白蓮教欲得

好處致困於此悔無及問居何處曰太陽經問帶何物曰點心一匣已食其半針一束以線穿之已失落數枚及獲之乃一藍葛布人通身血點碎蠶一包蟲所喜食也經人身真火煨煉置手中熱透手背有一針以紅線紉之并其餘針四十餘枚縛爲一束拘之瓶中埋之十字路口病者遂安

一人病蠱覺膝蓋內有物旋轉如風輪砭之觸撥有聲起針隨落席篋一根針眼宛然至晚喉痛作以薄

荷油點之隨落一物詳諦乃合于白小蛆結成一團
潔白如水角狀喉痛立止少頃膝蓋內復動余曰此
內針不易及藥不易達有物未可猝獲囑令以藥熨
之藥氣燻蒸易透熨之久病者曰內又旋轉甚急但
我力不能支恐不得生余爲診之六脉和平曰無妨
試忍之倏落一物病者霍然檢視乃一麵人身有血
畫如法拘之病遂已

一人病蠱其家人見有白貓紅目竄入室內尋之杳

然余聞之曰是卽所謂貓鬼也投以燻藥未獲次日
病者恍惚中見一紅目白髮老者跳躍作吼聲驚以
告余囑其家人多備藥物嚴閉門窗施以重簾塗以
雄黃所備甫齊有物撲窗欲遁獲之乃以高粱稽去
皮刻項作人形以大針爲兩臂上服白紙衫下服白
布禪周身粘以極細白毛兩目皆赤急以絳囊震之
血卽出病者曰又夢見一女子白云與人作妾夫已
死當尋自盡持繩一條匆匆而去醒言其異余曰可

於室內覓之門上插庚蒿一束似懸一物卽之乃藍葛布人以青絲一縷作一套縊死矣復加敗鼓皮重劑投之夜半自呼曰我是死者某人妻年同八十餘歲世傳白蓮教來此已久今果敗死不足惜也問曰汝何嫁一紅眼子曰我亦眇一目又問誰家一妾在此尋自盡驚曰勿怪不見他是我家小婆子竟先我死矣可嘆可嘆隨飛落一滑石猴食已過半乃小兒耍物蠱盜之手者又一物飛出再覓之得一人亦以

束楷穰爲之以針作臂上服紙衫下服古銅色幕木
緞希果眇一目周身團以白毛亦於門懸庚蒿上以
白髮一縷作套自縊矣庚蒿可以伏鬼蓋死於其所
伏也急解下以絳囊震之微見淡血蓋氣猶未絕也
俗傳白貓紅眼行踪如鬼者爲八狐子善搬運人家
財物不知卽是此物夫畜蠱本爲搬運起見但有主
之蠱卽爲畜蠱家置財無主之蠱亦爲病蠱家置財
運衰則復搬去所謂蠱盜人家不安也前賢著錄多

謂隱形者爲狐魅紙人爲妖術實皆造蠱法也惟千年老狐始能隱形通人性工妖術故教匪往往詐稱得狐傳今之蠱害數倍於昔如謂狐也安得如許多狐散布閭閻蔓延天下哉此說可爲老狐鳴冤

一人病蠱家中多怪異且不和求法於余囑令合家忍耐勿忌諱勿忿爭復授以藥常服之間日以藥常燻之獲紙人千百竟平復此卽所謂邪不侵正和氣致祥也或謂邪不侵正之說未確不知此乃要終言

之自古正人受害千百世後其冤可白善家中蠱數
十年後其毒可毆如謂善家必不中蠱將何解於小
人之害君子也害正方爲邪此理固明明可見矣

一人病蠱嘗見有異禽入室飛行變幻求余診曰是
亦蠱也李士材謂傳尸蟲能變禽獸形妖人造蠱兼
用尸蟲卽謂之傳尸也亦可囑令以藥燻之有烏一
雙飛撲窗間觸簾而止獲之乃血點紙鳧也一雄一
雌再服毆蠱之劑從頂心飛出一眞瓦雀見血少許

又獲一雄雞以夾紙爲之內夾紅絨有冠以餘絨垂之至末作尾震之血出無論物之真假紙人皆能挾之以入人身服藥力足加以燻之則邪氣漸衰設法可獲否則飛行最速變化最奇卽複壁密室亦不能禁未易擒也

一人病蠱室中窗紙多孔詳詰之有出入痕囑令嚴防以藥鎮之乃知紙人紙鳥往來所經復燻之隨獲紙雞等物而愈

一人中蠱掌中嘗覺蠕動求余診密囑其家長者洋
以戒尺責之指縫中打落紙毬數枚展之皆人也爲
灸鬼窟逾百壯覺手背作癢墜一物亦似紙團色微
黑展之蠶形頭尾相接屈如環故知爲金蠶毒所化
此後凡蠕動處灸之卽出不便灸者易以雷火針皆
能取出貓喜食之

一人中蠱身上衣服無故翻轉且往往有火光余曰
是易治也投以解藥隨獲紙人而愈

一人病盡治已愈矣惟室中未淨復以藥燻之倏有物飛起粘於窗隙摘而視之乃一紙包內有紙人皆雙髻并有紙錢紙瓶紙翦紙圈紙胡蘆紙腰子并羊毛桴炭各色雜物如法毀之室中遂安

一人坐牀上倏若有人推之下問於余囑令燻之隨獲一紙人復於牀上懸帳折疊中獲一紙包內有羊毛桴炭等物遂寂然

一家患蠱其長者至夜不寐束衣執劍秉燭危坐更

深時屋上足音蹙然者三卽聞內室窗紙作裂帛聲
急趨視之窗紙已破猶帶濕痕再聽寂然次日又聞
夾壁內如飛鳥撲跌聲求法於余密囑多備燠藥隨
以火盆入夾壁加藥於上將壁扉四圍封固中留一
隙竊聽之內作往來趨走聲甚繁旋有一物推扉作
響探頭出卽獲之乃紙人高尺餘血點耳目手足以
法拘之囑令將壁扉中隙并封完固約三日後再啟
之如期開扉細檢紙人死者甚多一磁壺聞之有尸

臭揭而視之紙人爲藥氣所迫相偕遁壺中已盡化爲血水矣其家遂安至今子孫繁盛

一家突遇山東逃荒婦人頭裹藍巾持其家人之手以一手拍頂心誇曰好好卽去次日其家人忽仆問之似癲延余友診之友歸謂余曰是蠱也我不能治君盍招其父兄而授之法其父亦余好友也遂授以吐蠱法服藥至夜半大吐吐出紙團數十枚其父用草墩蓋之意至晨再毀比曉啟視已盡飛去至午病

者在院中乘涼忽來一紙人翦髮一縷騰空飛起眾人仰視皆束手至晚病者方食驚曰飯中有髮一縷已下咽矣來問方余授以雄黃酒擦法從前心擦出髮一縷卽原物也再授以敗鼓皮服之病者聞二豎子相語一山東音如在村外遙呼曰宜去矣一答曰卽去其兄爲余述之曰盡易散矣授以解藥重劑囑其兄守之必見異物詢有熱氣從耳鼻中竄出卽其候也速擒之勿令逃遁時酷暑其兄畏熱未施重簾

病者曰熱氣出矣一鳥從鼻中飛起穿窗而去病遂愈

一時喧傳妖人用五色印人家竈神殆遍余曰是卽所謂惑亂人心也有求方者授以燠法隨獲紙人各帶紙袋內裝紅綠各種顏料木刀一柄紙人卽以此刀蘸色印之旋復寂然

一婦人每覺寒噤頂心卽生紅髮一縷其色甚鮮拔落復出一日其母持紅髮來求診旁觀驚駭皆遠避

余卽授以攻藥狂發其母不能制遂囑令常服敗鼓皮後數年愈

一婦人其夫墜崖死因改嫁忽見其前夫來作鬪合家不安其後夫求法於余授以燻藥其前夫求去且索飲食其後夫以酒食送之村外爲余述之余曰未可信也後果復至又授以擦法病者自呼不可支矣燈忽滅其夫取燈復擦而病者已蘇語其夫曰勿徒費事恍惚中已見眾豎子共扶一物周身皆足從窗

中出再擦亦無益也其夫遂止而病者仍覺不快余授以鬱金一兩方連服三劑下物如漆如靛如車轄脂中有紙包滑稽升許從此遂安

一中蠱嘗覺肩背如有物壓求診授以絳囊震之屢獲紙人猶未盡余曰世俗有抓病法姑試之遂從其肩背上用力抓之病者喜曰已抓出矣啟衣視之乃紙一張方尺餘遂愈

一時驚傳妖人截髮獲鹿縣有被災者當時捕獲一

偽僧背黃袱中有紙物送縣究治適某公署理到任
仁人也研訊之不服刑之當堂呼其師曰許救我今
遭難曷弗來次日復重刑之遂詈其師曰許救我今
不來欺我乎痛罵之公曰此真口供也月餘瘐死余
嘗密稟某公十年內畿輔近地必有教匪滋事須預
防之今復質之某公當謂余不謬也

一人從外村歸手執金魚一瓶路遇一人不相識詰
之曰汝身上衣衫何在自顧之已脫尙未知也遠望

之在前當路相距數十步後亦無恙因憶明季北略
載都中人身上衣服往往被攝至西山頂掛樹杪卽
此類也蓋人之中毒與否以元氣之盛衰爲準不關
乎善惡又不關乎老幼也明被害而不受毒者有之
未被毒而受毒深者有之是中毒與否亦不關乎剪
髮也此毒蠱惑人之妙用也

一病蠱年久一膝臃腫如鶴內常翻動醫者皆謂鶴
膝風而藥多不效余曰是蠱也授以雄黃菖蒲大蒜

重劑加白芷銀花之類洗之而愈仍覺未快再授以
擦法熨法間用之其毒物如針如錢暨羊毛席篋線
頭布縷頭髮棗核之類悉遁入枕中盡搜毀之而終
未獲一紙人乃中毒日久結爲巢穴紙人伏於穴內
治之中病卽送出各物以塞責如流賊敗走之沿路
棄金帛也病家亦往往見獲異物遂驚爲奇效而不
疑其毒未淨雖有良醫亦難強以再治故紙人終不

肯出

一賈姓家有停柩俗忌犯七屆期請鄉鄰夜間擊鼓
鑊鉞齊鳴名爲救七至曉門外牆上及亡者妻頭上
皆有血痕如潑來問余余曰汝村中數年前各家門
口有雞爪血印卽血盞也今已震破無妨矣因此益
知古人儻祭之禮爲毆盞之要

一家並無翦髮等異有女孩纔九歲四十日不食一
旦忽傷食大吐有肉片乾粉之類問之從何食此日
有兩婦人引我到外村赴席其家有樓閣富室也遍

訪鄉鄰日內並無作此食者其父士人也執劍叱之
曰是何妖魅有何冤仇迷亂我家小兒女四圍斫之
少息背後響聲甚厲如銅帽火復有磚瓦投至不傷人
其父爲余述之且求方余授以諸法雜治之一日病
者言曰我去矣其父疑非實曰願焚香誓之如不去
者雷擊死此後病者遂復食

一人嘗閉氣且思自盡繩索往往無因而至余授以
擦法覺前心有芒刺擦出活蜘蛛一枚爲余述之囑

令再搜室內見異物卽如法毀之其家人搜之無所
獲遂出留一守者憎室中暗揭去重簾甫見明一物
飛撲窗上守者急擒之乃一紙蝶巨如扇余索觀已
焚之矣今世病蠱死者往往見蝶飛去俗傳所謂傳
尸蛾者卽此類也有眞蝶乃巨蛹所化蓋飛潛動植
各物旣入人身卽能隨人之元氣變化生長就人之
飲食以爲飲食如小兒科中蟲證或食土炭磚瓦碎
糞等物人不爲怪而獨昧此何也

一鐵工在茶肆中倦臥條有一縷黑風猝至驚起到家卽病頭痛發熱咳嗽吐黑痰如風色醫家治以中風不效來求余診余曰此卽所謂鬼風毒症也投以湯劑以藁本爲君解毒諸藥佐之數劑而愈

一木工妻夢中產一小兒寤卽不見嘗於夢中乳之驗其乳如眞病漸作爲余述之余曰是蠱作祟也與汝毆之授以解藥一劑而其兒瘦再劑而其兒死其妻猶哀憐之云遲數日其妻頭腫如瘰復爲治之病

遂痊

一叟年六十餘歲其妻自縊死鄰村演劇往觀之傍
晚歸路遇一女子年及笄瓜步一目與偕行謂之曰
苟愛我當從汝答曰貌誠佳何眇一目女曰汝村成
先生針壞一目至今猶恨之也成先生者羅莊人性
忠厚學博品端嘗得異書工符呪歐鬼狐已隔世矣
女與叟紅鞋一鈎約寸許納之袖中歸而玩之女卽
至勸其自縊叟惑之每尋自盡其子孫邏守之一旦

其第三媳爲疊被得紅鞵曰妖在是矣宜翁之欲死也
也以斧斫之投諸火傍晚入其室聲不祥其嫂趨視
之見其娣伏牀上以帶紵其手束入肌裏猝不可解
扶其首口中有物急探出之乃棉花蕪抽一枚復有
再抽之仍不能言詳諦之喉中仍有一蕪探出之極
長是兩枚并爲一接處絕無痕始能言問之云入室
見其夫怒視之隨昏仆他不記憶詢其棉花蕪在門
後瓦礫中蓋石板揭視之則散一把少四枚口中抽

出乃三枚其長者兩枚并一也轉瞬卽變幻如此非
蠱毒不能次日其家人以車載其媳來求診余望之
若呆診之脉數日因驚致疾無妨也遂授以歐蠱安
神之劑囑令常以藥渣燻室內并可救其翁後果安
其翁以善終因憶聊齋志異載蓮香一則亦此類也
第文人弄筆潤色過當遂致失實耳

一士人嘗應童子試甫畢卽思自盡其父來求診曰
此子乃繼母倘不測何以自解請爲治之余見其皮

膚穢疏毒易從表出授以外治諸法果治出各色毒物而愈旋赴郡試取第一遂入泮蓋瘦人腠理密毒易從裏出宜內治肥人腠理疏毒易從表出宜外治因是愈知毒蠱之不能禍福人也其家用一績麻者病咳每夜咳甚則室內無故拋磚擲瓦至晨常滿筐以手拾之輒麻木代求治并授以解藥而愈

一年老婦人倏覺有若貓者登牀上遂病每日恍惚中有人報信促其自縊來求診余曰是卽所謂病貓

鬼也投以解蠱之方稍安其家富而慳於藥資余聞之日惑深矣恐乘間竊發終難救也適值其子赴郡試遂縊死

一家書館內嘗見怪異一日先生歸散館鎖門及返封鎖如故而書籍皆失意謂盜也置之旋於井中得書數本怪之後數年復於間室櫃中得之皆謂狐也余曰不然是蠱也試觀之又遲數年其學生已長父母俱存別無兄弟家道甚和忽於暗室挽繩作套伸

頸入套吐舌瞪目作自縊狀固未死也問之曰渠等教我如此余聞之語其姻家許以能治按其腹中有塊時上時下蓋卽蠱之巢穴也調治半年而愈

一婦人無故自縊已救還矣但不能言必作聲如唱而滴水不能下咽諸醫束手勢將斃矣求救於余曰是爲鬼氣所縛也授以解蠱之劑其夫曰滴水不下咽奚能服藥余曰歸試服之飲藥少許閉口卽下矣試之果然但腹中覺有病塊余曰蠱已入穴不易除

也但見其性情變常卽投以解藥必不至縊死矣屢
來求方至今無恙

一小兒登高一兒在下以竹竿承之戳傷其臀隔數
日傷已無痕肋下忽腫起成瘡不出膿瘡內多布縷
延女巫視之女巫不解乃詐曰前日某小兒以竹竿
戳入者也其父母卽向前小兒家作鬧共質於余因
述驗方新編奇疾中瘡內出瓜果烏雀雜物以狗糞
之白而乾者燻之出盡自愈名爲鬼崇實盡毒也授

以治法其爭遂息近世婦人中蠱自盡因而興訟者
多夫家往往破產爲之上者皆能照洗冤錄各法驗
之以釋其疑爭者自己其功德詎可量哉

一人爲長者壽而祝以哭其家人怪之求余診曰六
脈微細不可爲也卽治亦不過爲後人除害耳治出
蠱蟲以千百計一日以絳囊震之噴出火光一道迫
而視之乃枕中蕎麥皮也蓋人之靈氣通於枕中元
氣旣衰則鬼氣來伏因而運入人身經眞火煅煉故

震之有光也侍者復見異禽巨蝶而未能撲獲可知
用藥治病必藉人之元氣乃靈元氣衰不能助藥猶
之乎藥力微不能治病也

一婦人十九歲風顛不省人事其家人以牛車來求
診六脉不遲不數浮沈皆得元氣充實也授以殺蠱
重劑病遂已一日覺鼻中有物呼人視之乃蠅從鼻
出又覺耳中有物乃蜂從耳出時固未啟蟄也其家
異之述於余復授以外治諸法一日覺目中蠕動出

一小虎以棉絨爲之跳躍而下捕之納玻璃瓶中又覺額上作癢跳下一小西洋狗黑白花項繫金鈴捕之未獲又覺脇下如針刺擒得之乃紙人紙馬也并拘入瓶中呼鄉鄰聚而觀之非馬乃獅子象猶顛動如生云次日晚有巨蝶五從門隙飛入挾瓶欲遁家人共以帚撲之瓶落蝶乃飛去遂掘坑埋之此後寂然病良已

一婦人年六十餘歲嘗見牀上有小兒手足重疊以

百數侍者亦往往見之來求診六脈皆實授以殺蟲
重劑囑勿多服恐氣血衰不任攻伐也其甥觀其效
擅取十餘帖服之竟愈

一婦人病顛其母家兄來省乃持刀作鬧其翁姑鎖
之於室內少頃其遠鄰來呼曰快喚汝家風媳婦在
我家作鬧多時矣封鎖如故不知其何以出也其家
怪之以牛車載來求診六脈皆實遂以重劑投之得
愈

一士人患鬼迷來求診目赤耳焦脉如釵股授以殺
蠱之劑其親友嚇之曰必治汝矣病者懼傍晚病者
欲臥已褪禪侍者進藥失病者徧覓不得跡至安平
相距二百餘里轉瞬至着一破禪問之云一老人與
以遮羞條不見家人欲面謝遍訪無知者歸而再求
診病者曰如強我服藥又去矣其家人懼而止因知
俗言鬼駕亦中蠱也

一時驚傳妖葛雞翎是仍翦髮故智也預以雄黃朱

砂拌五色雜糧飼之當免蓋雞羽燒灰揚之可召天
風黑狗皮燒灰揚之可止天風妖人或翦此以資呼
風之術歟

深澤縣某人路過賣翦者以錢四文易一鏡翦喜甚
歸而示其家人乃紙翦也余聞之曰徐觀其異其家
必有中蠶者隔年餘倏失一媳徧覓不得訪至舍下
囑令歸而求諸井必得之後果然

一士人家見逃荒者紛然入客庭談笑大作其家長

者急趨視之竟闐然訪之鄰佑並無見者急歸家而鬼已入腹矣然心終不惑遍求治法嘗見多人往來識其妖也力疾捕之後漸少聞余名來求診六脉如釵股是真中蠱而年逾五十不易治暫以薄荷油點舌下其腹中有二豎相語一操蠻音曰汝出迎看如何一操北音曰我已出迎被傷歸遂飲泣爲針諸蠱穴撥針作響蓋蠱帶席篋等物伏於經絡針已及蠱蠱不能脫而人之氣血往來衝動故作響也旁有一

厨夫素習符呪願施治病者許之及作法二豎乃大言曰汝法尙不及我奈我何厨夫懼而退余復授以解藥而去今聞病漸減爲人訓蒙師其病終將愈是卽所謂邪不侵正者歟

一學生病瘟初愈元氣未復適聞余與江西黃姓妖人爲敵出而觀之遇妖婦以指點之歸家病復作其家未暇求診也迨妖人已伏逐出境隔數日矣始求診余日中盪矣何不早言令取去略爲施治怪異迭

見病者欲飲其祖母爲取涼水方置几上而水已翻
滾其母瞥見牀下有黑犬病者卽呼逐犬覓之已無
踪授以擦法擦出犬毛絲線等物納諸瓶中牙縫復
出一蟲如海參狀有四足其祖持以視余未及入門
轉瞬復飛去再診囑其家人曰元氣敗矣恐弗救一
旦氣絕肋下猶出犬毛無數死之狀與洗冤錄所載
悉符合家驚惶未暇埋其瓶棄水中至夜瓶仍還故
處問計於余囑令燻之乃安

近來蠱症甚多皆係舊病復發投以解藥無不效而
巢穴既深根株難拔且病家類多柔懦不能自振現
有一人睡至晨倏不見旋於隔鄰櫃中得之鄰不知
也其象甚凶狠家人縛以求治授以吐下諸法約次
日改方隔數日杳無音信聞其母不忍強令服藥蓋
陰之爲性安無事而惡有爲故易爻以幹母之蠱爲
難由此觀之溺愛者不能治其子之蠱懼內者不能
治其妻之蠱均無足異也

光緒八年有妖人率眾詐稱逃荒衣服飲食皆奢侈
無度偽造路票到各縣求用印信其男女頭目各帶
小鏡一枚名曰卜財鏡到人家以傘笠遮人耳目以
鏡照水卽知財物所在遂以遁法攝取以去人皆知
其爲妖而失事者則閉目搖手諱匿不報官亦不能
捕也一日余他往妖人適至聞卽速歸呼家人檢點
失銀若干錢票若干妖人固未入室銀封未動錢票
在匣亦未開也妖人速行勢將遁余呼家眾鄉鄰共

追之不約而會者數千人擒還其僕從渾身刀瘢皆
百戰餘孽詰以盜不服詰以放盞卽服甘以原贓奉
還其婦女口供沿路害人暗帶銅砲洋鎗等械有閉
眼沙能迷人目以冷水灑之卽開并有退兵法咸謂
賊賊俱獲且有實供宜送案究治稟已具矣縣主諭
以省事爲妙差飭出境縣主面稟府憲行知各縣不
準給用印信百里內頗覺安靜稍遠則故智復萌矣
余嘗論衣服襤褸沿街行乞者真難民也糾眾同行

如僧道惡化以逃難爲生意者非難民也身帶路票
詐爲大言直入人家不顧羞恥乃藉逃荒以放蠱者
是亂民也古今來始以放蠱害人繼以妖術聚眾不
卽治之因而釀成逆案者多矣初起時兵勇爲敵所
駭猝不及防往往致敗曠日持久始得平之夫善用
兵者平日登壇講授令兵勇曉然於妖術之不能成
事紙兵之不能殺人呪禁鎗砲之不能持久一旦臨
敵則嚴陣以待之出奇以撓之乘其懈以擊之賊勢

雖張軍心已定卽令呼風作霧走石揚沙暗有陰兵
前有猛獸皆幻象也或用噴筒加藥以燻之或於營
門礮狗以禦之主將身先士卒有進無退前隊如是
後隊復然此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道也善用藥者
亦宜於平日講明毆蠱之義令世人曉然於蠱毒之
不能必人生死一旦臨證初則吐之繼則下之病久
則和解之或針之或灸之或擦之或搗之或震之或
熨之勿詫其異勿畏其難且一切治法俱宜勿令病

人知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也而蠱誠可毀矣然
後知良將之用兵與良醫之用藥其理亦同也

此錄成已付手民時有一中蠱者病作投以湯劑授
以針法乃一雌蠱力不能支遁去次日病復作云老
師到決不畏針針之果無益遂投以敗鼓皮重劑復
授以灸法蠱懼灸乳後三寸至四十壯乃泣逾五十
壯乃大哭問其籍貫曰深州人某村某姓名傳習白
蓮教材中同教共幾家雌者乃女弟子名某孀居年

二十三歲不守貞節習此術因道力尙淺針之卽敗
歸而求援故隨之來問帶何物曰寶劍一枚灸至百
壯加以震法卽言腹痛欲裂腸已斷矣病者霍然云
恍惚中見一人腹破腸出其雌納腸入腹負之以逃
病遂痊

一人病蠱爲灸諸鬼穴獲二紙人一二三頭相接狀甚
奇一飛撲簾隙擒還視之書欸一行字跡極劣云天
下不敢治大言無忌可笑也

論蠱

明崇正時于公連斫紙人土木偶事蒲留仙但目爲妖術而不知卽是毒蠱近時此類甚多世人膽氣不及于公故弗獲耳卜者設法嚇人以神其術冀酬重謝未必能死之也刀落斷裾技止此耳至於矢能貫壁刀能斷石乃操觚者抑揚太過吾願世人皆勿畏其猙獍而不敢毆之也執卜者付有司而殺之當矣明巡撫韓公失餉金事留仙以爲神意在儆貪而不

知卽是蠱盜之術蓋韓公血氣旣衰教匪之黠者因而玩弄之其中蠱則在愛姬剪髮時也至於卜瞽入山署中王者皆妖人之幻象殆如海市蜃樓矣不然貪婪勝韓公者不少烏得如此王者而盡搜之哉某縣某公有廉稱曾給妖人路票鈐印未幾調署他邑民感公之廉以車送之甫半途車自覆行囊封誌如故而失數百金余聞之曰某公氣衰中蠱矣果以風顛卒此事與韓公相類故並論之

聊齋志異白蓮教某已經捕獲解都路遇巨人吞其全家篇末作未了語是明知爲幻術矣爾時兵士拔劍逐之巨人當應手而仆惜乎其未也

劉海石毆逐之妖確是蠱鬼蓋中蠱拔出白毛則病減李士材治傳尸亦以紅巾覆手用乳香燒烟燻出白毛爲驗至謂海石爲仙敘述離奇絕不類蠱非傳聞之誤則留仙之用筆失之也

嘗論滕縣趙旺惑於徐鴻儒以至族滅而其女小二

乃以聰慧得脫至於紙鳶紙衛紙判皆白蓮故智特
正用之故不覺其可憎耳吾願習白蓮教者勿羨趙
匪之稱善人而以小二爲宗焉可也

魔媚之術不一或投以飲食則人迷罔相從而去俗
名打絮巴江南謂之扯絮或謂之高脚騾子北方則
曰拍花其在途也男女多至數百口托詞販賣俗名
術拐間有免者問之曰被迷時覺天地昏暗兩旁皆
虎豹或皆江河只中間一綫路遂不覺隨之走也今

則改稱逃荒不必拐騙而其被禍更酷因憶秋坪新語載某兵部侍郎葉公之婿於康熙甲午年出門送客忽狂奔入內城見道旁水掬入口卽仆其僕追至以車載歸而辮髮已剪醒乃言曰初送客升車欲返見一人戴笠對之而笑心已無主渠復招手前行遂從之身兩旁皆肉紅色中只一綫路渴極瞥見道旁水飲之而仆其人來挽有一拄杖老人喝之遂不見據此兩旁皆虎豹或江河皆一類也剪髮甯有異術

乎

陸雲士尚谿織志廣南苗民其婦人能變爲羊夜出
害人有能爲幻術易人骨肉者明時有幕客被苗民
易以木腿官究其事苗民懼各還其腿因憶袁子才
記某軍門有裨將極驍勇倏失一腿懸榜募醫能治
者賞千金一人以紙腿補之遂如初卽此術也苗民
善造蠱故能之

趙寄園云沅江土司善造蠱凡郡守蒞任例必設宴

迎風毒已入腹在任理事毒不即發但兩目變藍面色微黃類浮腫離任十月則闔門皆死宦遊南方者皆宜知此

又云緬人之蠱不用藥而用鬼世傳神呪能於四十九日呪牛皮犁頭鐵如芥子藏於指甲對人彈之蠱已入腹復誦神呪則毒發腹脹而死土司中有楊招把者亦能誦神呪拔出蠱毒活漢人而殺緬人佛書所謂毒藥乃藥物還加於彼人也近時傳誦之呪亦

是此意但心不誠則不靈耳

又云永平縣一老嫗號蕭歪嘴有異術能解蠱以藥
取吐大吐二三日毒盡乃止年逾五十者不治以氣
血既衰不在吐藥也按此嫗無他謬巧卽吐蠱法耳
萬厯丁亥金臺有婦人以羊毛徧繫於市倏不見未
幾瘟疫大作死者甚眾一道人授法以涼水和蕎麥
麵周身搓之應手可愈或謂此婦爲散瘟而不知實
爲放蠱今之感此證者則余所謂毒以類化也

滇中有留人洞其人善造蠱俗傳山左賈人留洞中
忽思家洞人許其歸尅期必返否則死歸語其妻其
妻曰見伊家何所畜曰多畜鼠其妻曰是矣家有一
貓殺而食之下鼠數升而愈此生蠱也吐之亦效

袁子才云畜蠱能糞金銀獲重利此說恐未確蓋蠱
能攝取金銀不必能糞金銀也放蠱有光如電則凡
蠱皆然至於朱依仁之頂上蝦蟆卽生蠱也以金針
刺之可愈他如蔣生以周易撲獲紙人李侍郎之子

焦孝廉之妻鬼狐入腹儲公子之儿上弓鞋張孝廉之婢入鼠穴皆蠱類也

紀文達從兄懋園有朱漆藤枕買多年矣常聞有聲剖之一蜂飛出枕四圍無針芥隙文達以爲理不可曉不知此卽蠱也余見蜂從耳出蛹從胸出一切雜物度其必不能入枕終從枕中搜出者多矣獨何異於此蜂乎如謂數旬不食何以存活則中蠱之人亦有數旬不食者矣又何異於此蜂乎

徐公景熹官福建鹽道時有清廉稱署中篋笥常見火自內發扇鑰如故又竊翦其侍姬之髮文達謂此公氣衰山鬼作祟不知其實爲毒蠱也世人每云邪不侵正觀此則敢於侵正者乃所以爲邪歟

文達又云鬼在腹中余所聞見凡三事一爲雲南李編修衣山與腹中魅相唱和所謂因其性之所近也正一真人劾治弗能遣竟風顛終身一爲宛平張鶴友之幕賓史某客入腹中一爲平湖尼有鬼在腹談

休咎此亦因其性之所近也或云狐媚或云夙冤不知皆中蠱也卽云狐也亦狐蠱也真人劾以符呪故不效投以殺蠱重劑卽愈矣蓋用符譬如傳檄用藥譬如開仗賊勢盤踞未深主帥先聲奪人傳檄可定追賊勢已熾必須札硬寨打死仗方能成功然不免玉石俱焚之慮李編修工詩蠱亦工詩邪正混淆合而爲一第用虛喝終屬無濟攻之太猛蠱去而元氣必傷如云爲後人除害非病家主持不可良醫不得

專之故真人亦不能劫之也

紀文達之從舅善烏銃管見小旋風裏一物火光熒
熒舉銃中之乃禿筆一枝管上微有血漬明人小說
載牛天錫供狀事言凡物以庚申日得人血皆能成
魅余謂以點紙人之血點於筆管則爲筆蠱故能乘
風放光也然則伏內庚日採取青蒿卽能伏鬼理亦
相同歟

文達云有人患狐祟延術士禁呪狐去而術士需索

無厭時遣木人紙虎之類作擾賂之暫止隔旬復然
此亦造蠱法也以藥毆之當已

又云孺愛先生嘗見一蠅飛入人耳中爲祟能作人
言惟病者聞之或云非蠅作魅乃魅化爲蠅不知此
亦蠱也近時此證頗多按蠱治之無不立效又何疑
乎凡說部中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勿詫其異勿畏其
難而以藥毆之是在良醫之善悟耳

附錄

近時毒蠱盛行獠犬較多於昔其中毒亦不在咬傷之輕重有傷極重而不中毒者有僅傷衣襟而中毒深者頂心見有紅髮卽拔去之其毒七日一翻頭痛發熱神氣昏迷每翻加重不急治之過期必死經驗良方詳錄於左

一方用枯礬四兩黃丹四兩胡椒

男八女七

十粒共研細

末以陳醋和藥作窩如釜隔紙七層覆肚臍上紙間

剪一小孔露臍病者男以左手女以右手覆之加被取汗汗透

卽愈

一方用胡桃半枚挖作空殼以小兒糞填滿覆患處
隔薑一片灼艾灸之病者心慌卽止改日再灸毒卽
入心亦能拔出

一方用防風七錢浮萍七錢眞鹿骨七錢傷頭用頭傷足用足

或加杏仁銀花庚蒿雄黃之類或風證加減或以打
死獾犬之棍頭作引尤妙此方可常服病愈乃止

一方用牛角一枚以麝七釐納入角尖以麵糊口於
山炭火中燒灰存性取尖研細黃酒沖服汗透卽愈
一方用蕎麥麵加淡豆豉末以水和勻蘸香油環搓
患處或搓周身搓出犬毛爲度日日搓之毒淨自愈
以上諸方外治內治不妨並用治之得效亦無禁忌
尋常犬傷以熟牛糞塗之極妙卽塗獠犬傷亦有愈
者但不如汗灸服藥數方尤爲得力也

光緒丁丑民間有妖人剪髮之異燃犀道人直指爲蠱智者信之愚者昧焉燃犀素有膽識取法周官力除毒蠱閱歷既深集成著錄爲醫家別闢奇境其折服黃姓妖人一事士林談及至今爲快前人未有謂紙兵爲蠱者茲經燃犀一言道破允足發千古未發之秘巨眼人當不以方書例之也三十六峯山人跋